

珍宝出深山 演绎新价值

——解析长白山人参“文化密码”

本报记者 孙春艳 米韵熹



民俗学家曹保明在二道白河宝马林场的老林中发现的长白山人参“兆头”。按照传统习俗，曹保明一行给人参“兆头”“洗脸”。(资料图片)

去年7月，吉林省民俗学家曹保明与森林号子传承人王守用，在二道白河宝马林场的老林中发现了至少百年以上的长白山人参“兆头”。“兆头”，是挖参人采参后在松树干上留下的“记号”。这既是挖参人给自己做的“记号”，同时也告诉后来挖参人“此处有货还小，给你们留着呢”。砍兆头，是长白山悠久人参文化的鲜活记录。

人参，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首。有文字记载的长白山人参采挖活动达1700年之久，人工栽培史也有400多年。随着山参的采挖，人参故事和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早在1500年前就已广泛流传。

超凡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民间广为流传的传说故事、独特“放山”习俗和加工炮制工艺，多种因素组合成了长白山灿烂多姿的人参文化现象。

人参何以构成文化现象

西汉末年《春秋纬》有“瑶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泽之祠，则瑶光不明，人参不生”之句，把人参的生长与天象结合起来，可谓是人参文化的最初萌芽。

我国有药用价值的草本植物有4900种左右，为什么单单有人参文化？长白山有2000多种植物，而形成神话传说的只有人参。

这离不开人参的药用价值。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将人参列为“上品”；药王孙思邈《千金方》曾收录了445个含有人参的医方。唐代，经敦化城向京城朝贡的贡品中，最重要最珍贵的就是采自长白山的上等老山参；明代，长白山采挖人参已成为放山的主要一项，放山人也形成了独特的职业集团；清代，设打牲乌拉衙门专管采挖人参，并在户部之下通过有关机关控制采参。

长白山人参被应用的1700多年历史中，人们的基本共识是：人参是采天地之精华，具有大补元气、扶正固本、抗疲劳、抗衰老、抗缺氧、抗肿瘤等多种功能。

人参以“神草”之姿被推向崇拜的巅峰，其中，除了人参天然独特的药效之外，更多的还有文化意义的赋予。而人参文化的形成过程，更离不开长白山“神奇”“博大”的地域特色。

结合劳动过程，长白山挖参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编织着充满理想、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参故事、传说、神话、放山习俗、民间说唱、小戏、民间剪纸等艺术形式。随着人们的意愿，人参变幻成穿红肚兜的“人参娃娃”、头插红花的“人

参姑娘”、善良的“白发老翁”等，他们神奇地出没在长白山深山幽谷中。无论哪种形式或哪个形象，表现的都是长白山地域挖参人的善良、勤劳、互救互济、不畏艰辛等优秀品质，反映出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4月24日，抚松县再次举办“长白山老把头节”传承祭拜仪式。这一天是农历三月十六日，相传是山神老把头孙良的诞辰，人们每年通过各种活动纪念他挖参的传奇经历和奋斗精神。这项记载于1930年《抚松县志》中的民俗活动，2021年被纳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也是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长白山采参习俗”的重要内容之一。

人参这一天地灵草自然而然地寄托着中国人的某种情怀与追求，可以说，从人们认识人参的那一天起，它就被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化体系的烙印。源远流长的人参文化，亦成为人参穿越数千年时光依旧巍然屹立为“百草之王”的“精神根脉”。

人参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棒槌！”“什么货？”“四品叶！”“快当快当！”……

每年农历六七月份，在中国野山参子遗之地长白山区，仍然沿袭着一个古老的习俗：放山。2008年6月，这种被称为“放山”的长白山采参习俗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习俗是一代又一代的放山人在与人参相会前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

年过七旬、有40余年采参经验的“参把头”公方兴介绍，“放山”有一整套术语和流程：入山后要搭建老爷府；“拉帮”进山时，人数去时为单，以求归时为双；寻参叫排棍，排棍不得多言，尤其看重梦兆等。发现人参，用红绳系之，并伏地叩拜山神老把头；抬参必须抬大留小。

“最重要的规矩，人参籽永远不往家拿，30年后又是一颗好人参。”公方兴说，“还要在附近树身砍出‘兆头’，标记入山人数和出土人参的品叶。下山时，住过的窝棚不得拆掉，剩余的米盐不能带走，为的是留给后来人用。”

曹保明认为，这一套沿袭至今的习俗文化所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放山的种种禁忌，更是对大自然的敬畏，极大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理念，并升华为长白山独特的人参文化，这也是放山人的崇拜信仰、道德规范、环境意识、价值认同。

与参与感十足的“放山”习俗不同，陈列在博物馆内，

以文字、图片、实物等形式集中展示人参采集、栽培、加工、应用的历史以及民俗文化的“静态”展示，同样是呈现和传承人参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它整个造型似‘参’字，中间又包含有‘人’字。”抚松县人参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龚振东指着一棵参龄近100年的野山参标本说，“这可称为我们的‘镇馆之宝’。”作为全国第一家人参博物馆，抚松县人参博物馆共展有人参标本、采参工具、人参艺术品、人参文化书籍等上万件馆藏，全方位展示了人参的采挖历史、应用历史、栽培历史、加工历史和独具特色的长白山人参文化。

刷参、系绳、挂参、捆须、归尾、成体、阴干……经过一系列精细复杂的炮制工序，一棵裸颜色棕红、角质透明的人参如艺术品一般在王俊良手中诞生。今年55岁的王俊良是通化福参源特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其家族从1872年就开始世代从事长白山野山参采挖和炮制工作。人参炮制技艺作为人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19年同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023年9月，吉林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被列入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集安新开河条人参栽培”“老把头节”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人参采集习俗、栽培技艺、炮制技艺等文化要素的系统性保护和传承，让人参传统文化“基因”延绵赓续的同时，也推动了人参文化“升温”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

人参文化如何赋能产业发展

任何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都离不开产业文化的发掘和注入。人参文化作为人参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可为人参附加值提高、品牌打造赋能，又能为涵盖人参采集加工、科技创新、文旅体验的全方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更多可资探索的新思路、新方向。

从5月开始至9月，抚松县人参开市节、“参王”大赛、“开秤节”“端(开)躬节”“人参节”等大小民俗节日相继展开，一年一度的“人参节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已举办38届。通过举办节庆、产业大会等方式，充分展示长白山人参文化资源，提升长白山人参品牌价值，以文化赋能人参产业发展，已成为当地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共识。

“人参文化是助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昊表示，“重视人参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仅是提升长白山人参产品的企业的要求，也是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纯粹以进行人参产品的生产、销售求获利并不是明智的行为，文化是影响产品独特性、实现竞争力的一种重要因素，没有了它，产品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参文化内蕴作为附加价值，对于产品的研发、销售方式都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在延边，从日常食用的人参米、红参片、红参液到日常用品，再到各种人参药品、补品，人参产品品类涵盖食品、化妆品等，人参产品品种达300余种。昔日，被誉为“千草之灵，百药之长”的人参，如今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与人参中医药文化、饮食文化、养生文化在当地的传承发展密不可分。“人参文化氛围的形成，会使我们的人参产业大有可为。”从事人参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30多年的龚振东对此深有感触，“推动产品成为文化的载体，通过文化认同、情感共鸣丰富消费体验，将有力推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

在日前举办的省歌舞团成立70周年专场演出中，一段曼妙多姿的舞蹈《人·参》获得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精彩演出使观众在艺术享受和审美愉悦中多维度了解吉林人参文化、吉林地域文化。“人参是吉林的符号，它代表着吉林独有的民俗、历史。”导演之一唐文娟表示，“我们用时尚手法重新包装，融入大量的传统东北舞蹈元素，让古老传说焕发新生。”

以艺术再创作，赋予人参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这种基于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化表达，为人参文化“破圈”提供了更多可能。歌曲《国参传奇》《最美人参花》、电视剧《参工传奇》、音乐舞蹈诗剧《人参之路》、文化著作《中国人参食谱》《走进人参》……通过加大人参题材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和生产，以文艺为媒介，更多人感受到了人参文化的魅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深度挖掘整理人参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人参传统民俗文化，促进人参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人参文化正为我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活水”。

有灵性的，大声喊山会使人参愣神儿，趁它愣神的功夫，用绳子把它拴住，人参才不会“跑掉”。

抬参是参把头的绝活儿，它可不像随便拔个萝卜那么简单。我们用鹿骨杆子顺着笋头往下找，找到参须一点点抠开土壤，把所有的须根剥离出来。为了能静心抬参，就得打火堆，焚烧茅草、树叶，用烟雾驱赶蚊虫，历经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把人参全部抬出来。

这些年，人参是越挖越少，也越来越贵不上价。我常常思考，是不是大家对人参价值的认识不够，才让人参卖出“萝卜价”？作为非遗传承人，我要尽我所能让更多人了解人参。

我很早就在长白山地区开启林下参的大面积种植。一棵林下参从成长到收获至少需要20年。当年和我一起干的人，有一半已经离世。我始终认一个理儿：人参是个宝贝，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守护，前仆后继才能完成梦想，这是梦想的接力赛，不能着急。

我现在每年都会带着游客们去放山，在林下参种植基地搞采参习俗体验，给他们讲挖参的过程和传说故事。今年从天津来了20多个小孩儿，最小的孩子才8岁，他们小心又兴奋地跟着我，说“挖宝”像“开盲盒”。为了更好地宣传人参文化，我还参与编写了《传承》《野山参的应用》等书籍，为咱吉林的人参著书立说，留下历史的印记。

(口述人：国家级非遗“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 赵炳林 整理：本报记者 郭悦)



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人参展厅。

本报记者 裴雨虹 摄

日前，记者走进坐落在长春中医药大学内的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在那里发现了一座人参的“水晶宫”。这里记录、展示着人参采集、栽培、加工、应用的历史，陈列着不同形态、不同品种的人参标本。

步入人参展厅，最吸引人的就是几个1米多高、晶莹剔透的玻璃罐，每个罐子里都封存着一棵形态奇特的人参，博物馆根据外形为它们取了名字。园参第一年长出“三花”，第二年长出“巴掌”，第三年长出“二甲子”，第四年长出“灯台子”，第五年长出“四品叶”，第六年长出“五品叶”。而野山参的生长过程则相对缓慢，1—5年长出“三花”，5—10年长出“巴掌”，10—20年长出“二甲子”，20—30年长出“灯台子”，30—40年开花结果。在展厅中央的全息投影玻璃屏幕上，一棵小人参浓缩而立立体地呈现了珍贵野山参的成长过程。

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藏有850余份人参标本，其中不少是野山参。“芦碗紧密相互生，圆筒芦枣核芽；紧皮细纹疙瘩体，须似皮条长又清；珍珠点点缀须上，具此方是野山参。”一首放山歌诀藏着放山人鉴别野山参的诀窍。在人参展厅的一整面墙壁上，刻着长白山人民近千年采挖山参过程中形成的放山文化。拉帮、进山、排棍、抬棒槌、打参包子、砍兆头……这是放山人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为了为人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的持续运营。

人参泡酒，可以滋补身体，而在博物馆里，泡酒则是为了更好地储存人参标本。“人参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同时含有较多的糖类、黏液质和挥发油等，浸泡在高度纯粮酿酒中，可以避免人参受潮、泛油、发霉、变色、虫蛀。”工作人员说。

人参是珍贵的，它不仅是入药制药的草本植物、补气养生的营养食材，在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人参还是当场就能制作出的护手霜的原料。每当博物馆开放日和进校园开展科普活动时，馆员们都会提前煮好淡黄色的人参液，准备好适量的乳化剂、保湿剂、植物油和香精，游客和学生就可以利用这些原材料，按照固定配比亲手制作出保湿滋润的人参护手霜。

近两年，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年均接待中小学研学团队2万余人。除了讲解放山文化、人参炮制过程、野山参鉴别方式、举办人参护手霜制作活动、邀请专家到馆开讲相关讲座，博物馆还会把相关展览送到省内中小学、街道社区，深入科普人参知识、推广人参文化。

当下，吉林的人参产业正在不断壮大，而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也正在努力让这座人参“水晶宫”更加闪亮。博物馆馆长张凌表示：“我们会用更生动、有趣、多元的方式，开发设计出更多通俗易懂的科普课程和实践活动，发挥好博物馆的社会职能。继续开展大学生‘讲好人参故事’短视频大赛、‘野山参鉴别’‘人参炮制’小课堂、专家人参讲堂等活动，宣传、推广吉林的人参和人参文化。”

人参故事的多种“表达”

本报记者 纪洋

在吉林，很多人脑海中都有“人参娃娃”的形象，也都能说上一两段关于人参的传说故事、歌谣和民间习俗，这得益于多年来我省对人参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乡抚松土生土长的群众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到深山老林寻找挖参人和猎户，收集了大量流传于民间的人参故事和古老传说。1961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人参故事集《抚松人参故事选》。后来，吉林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刺官棒》《人参姑娘》《牛信与三丫》等多种连环画册，全国发行了几百万册。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继续收集整理，先后出版了《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抚松卷》《柳郎与三妹》《补天石》《大灰狼三闯人参国》等一大批以人参为题材的民间故事、童话故事。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抚松作家又先后创作出版了《大侠怪童》《鸳鸯戏》等以长白山为背景的10多部儿童文学作品。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人参文化”概念的提出，引起全国广泛关注，此后相继涌现出一批研究长白山人参文化的学者，他们撰写的以长白山人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业论文，被编辑成《人参文化论文集》出版。同时，抚松县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长白山人参文化研究会，出版发行了《人参文化》《抚松县人参志》。1991年，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吉林省民俗学会联合举办“人参文化学术研讨会”，集中了来自省内及德国、日本一些专家学者的有关论文53篇，结集成《人参文化研究》一书。2013年，人参文化研究专家、通化师范学院孙文采教授出版了第一本人参文化专著《中国人参文化》。40多年来，关于长白山人参风物的传说、故事、诗歌、民谣、小说、科普等书籍报刊达1000多种。

人参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人参文化的发掘和注入。多年来，我省在打造中国人参产业核心高地的进程中，持续挖掘和推介长白山人参文化，并以纪实影像、动画片等多种形式丰富、赋能吉林人参文化。1997年，中央电视台将王德富、宫玉春合作编写的《人参王国》拍成52集动画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2006年，中央电视台栏目组对抚松人参文化进行采访拍摄，在《走遍中国》栏目里播放，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5年，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六集人文纪录片《人参》，全面生动地反映了长白山人参文化。日前，该纪录片正在吉林广播电视台各频道连续推送，为观众奉上了一道别具匠心的“人参盛宴”……

一条“参”路走到底

我和人参打交道将近50年，对人参情有独钟。

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当参把头。每年夏天一入伏，我就带着大伙儿去放山，也就是进山挖参。放山第一件事，搭神位，拜山神。山里人说，这样才能“开眼”(指找到人参)。

大山里，树大林密，草高蒿深，时不时还有野猪、熊瞎子各种野兽出没。但是我不怕，我18岁就跟着师父去放山，对大山很熟悉，经验多，能拉开林子(不迷路)。

“开山喽！”“拿大货！”大伙儿向着大山喊话，相互加油打气。

进山后，我们横向排成一排，3米一人，开始“压山”，寻找人参。我一声号令，大伙儿齐头并进，前头遇到荆棘丛也得过，碰到石砾子也得攀，见到沟塘子也得下。要是碰到蛇，我们可老高兴了！我们把蛇叫钱串子、护宝虫，哪里有蛇附近准有人参。

“棒槌！”“什么货？”“六品叶！”“快当快当！”……这是我们放山人最想听到的话，每当发现人参，我们就会这样呼喊。我会立即把“快当绳子”拿出来，拴在人参的“百尺杆”(花茎)上，这叫拴“棒槌锁”。我们放山人都说，人参是



赵炳林带领游客体验“长白山采参习俗”。(资料图片)